



# 缅北雨季 | 那年，我在缅北赌场领盒饭



”

在赌场领盒饭混吃的日子里，每次我都是掐着点赶过去吃饭，吃完饭再回去，开饭时再过去。反正坐车不要钱，吃饭不要钱，对我来说填饱肚子最关键。父亲也仅仅是带我过去领盒饭，而那个脖子上系着红领巾，手拿着冲锋枪守住的门口，他始终没有带我进去过。而我知道那个门口里头，就是让人纸醉金迷的赌场。

文 / 格祺伟

在澳门回归的前夕，父亲为了躲避债务去了云南的边境，再后来母亲也去了那个对于她来说已经一别仅二十年，陌生而熟悉的地方。
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留在云南的边境的湖南人特别多！

关于湖南人在云南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，其中一种说法，因为湖南是主席的故乡，家乡的人民用实际行动，身体力行的去贯彻执行伟人发起的运动“支援边疆”，所以现在在云南边境的“国营农场”，就有许许多多的湖南人。

另一种说法是，那时候的湖南条件也很苦，为了谋条生路，许多人不辞艰辛，加入了农垦支边的这波潮流中。这其中，还不乏许多因出身成分不好的人，他们想改变命运，也想“逃脱”那无休止的运动！

在这许许多多的湖南人中，就以“祁东人”占据绝对的人数优势。

父母最早是在80年代去的云南。那时，父亲在参加工作数年后，刚生下我不久，就因聚众赌博亏空公款而被单位追究开除，用现在时髦的话说，就是“跑路”。在当时要想“跑路”到云南这个边境，需要火车转汽车几天几夜的折腾。

父亲想投靠他的老表，而他的老表也是穷困潦倒。在偶然的会下，认识了当地的傣族朋友，在瑞丽下面一个叫“芒市”的城市，在那个时候，傣族兄弟也朴素，缅甸的胞波也厚道，进货不要钱，卖完再结账，于是父母亲靠在当地倒卖水果，倒也生活了下来。

在生活稳定以后，父母托舅舅把会走会跑的我从湖南带到了云南，而后不久，便遇上了1987年的瑞丽地震。模糊而遥远的记忆中，我们一家子在租住的棚户房床下睡了几个夜晚，再后来就离开了瑞丽，离开了云南。

在闷臭的卧铺车里，电视正播放着盗版VCD《古惑仔之战无不胜》，我穿着表姐买的喇叭牛仔裤，低声哼唱着伍佰老师的“挪威的森林”，

幻想着“那里湖面总是澄清，那里空气充满宁静，雪白明月照着大地”。

然而，下了车，到了瑞丽，才发现现实总是啪啪打脸的很快。

这里没有湖，这里只有河，河面一点也不澄清，也不平静，更要命的是，这里的空气不仅是宁静，对我来说，空气中都充满着饥饿感！

来到云南边境城市的父亲，此时早已沦为赌场的“流浪客”，整日混迹于赌场无所事事，甚至连吃饭都已经拿不出钱来。而赌场，每天都会免费供应三餐，所以只要在赌场里混着，饿死倒也不可能。

下了车就挨饿，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。

到了瑞丽的第一天晚上，刚下车，父亲就将我招手带到了一辆日本丰田的“子弹头”商务车，然后一路上，我们也没怎么说话，他似乎也没有兴趣去关心我的一切。下车后，来到一座桥边，桥下的河面上都是用铁链拴起来的一条条船，而这些锁在一起的船，就成了一座临时的浮桥。

穿过浮桥，我们到了河中央的岛洲，岛洲上有多栋那种一层的建筑，霓虹灯闪烁着三个字“新东方”。

下桥后，我见到了父亲的一位老朋友老何。我叫了一声“何伯伯”，他说，我长高了，现在已经是大小伙了。事实上，我也只是在小学时见过他，时隔近十年，心想，我再不长高，估计就应该要领残废证了。

老何给父亲拿了几张票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赌场发的“饭卡”，所有的赌客都可以凭“饭卡”去赌场食堂领饭吃。

而这个在河中央的“新东方”，其实就是一个赌场，赌场的伙食很好，发的都是那种自助餐样式的不锈钢饭盒，挨个给你打饭菜。那天晚上的饭菜口味，我已经忘了，在那个正是发育的年纪，饿的前胸贴后背，我哪还懂什么是“细嚼慢咽”，什么品味，纯粹一股脑，狼吞虎

咽的下了肚。

父亲见我吃的快，可能也感觉我没有吃饱，于是又从他的饭盒中扒拉了一些饭菜给我。

吃完饭，我们又原路返回，还是那款丰田的“子弹头”商务车，但这样的车，在路边停了许多。在车上，我们父子还是没有交流。但在这个车上，我听其他人聊天才知道，我们去的那个“新东方”是在瑞丽靠近缅甸木姐的一个“中缅岛”（事实上，那个中缅岛叫江心岛）上。开设这个赌场的，则是一个香港人。

而关于这个“新东方”赌场，它最早还有一个名字，也就后来在网络上红极一时的“望江楼”！

瑞丽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首府，德宏州有三江四河，其中大部分河流最终流向了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河流，生活着一百多万傣族、景颇族、汉族等群众。而德宏州三面与缅甸接壤，其特殊的地域属性，也注定了与缅甸息息相关。

而最起初，我以为瑞丽，就是那本时尚杂志《瑞丽》的所在地。后来才知道，这里不仅不时尚，反而还有点血雨腥风！

在从那个“中缅岛”回瑞丽的过程中，远处有两束特别亮的激光灯在空中扫射。那场景，别说是这样的边陲小城，哪怕是内地，在1999年那个时代也是很少见到的架势。

同车的湖南老乡说，这是瑞丽一个最高级的酒店所安装的景光灯，哪怕是远在潞西市（后来改为芒市）也能看见，而那个酒店就是当地一个“国宝级”老板的产业。

什么是“国宝级”，这个老板是个景颇族，属于少见的民族企业老板，非常具有商业头脑。他之所以能成为“国宝级”，是因为他与熊猫一样“珍贵”。在银行，他有还不完的钱，而生活中，他又有花不完的钱，而他就是瑞丽城中那个四星级酒店“景城大酒店”的董老板。

而那个开在中缅岛（江心

岛）的“新东方”，那时，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都知道这个不是秘密的秘密，这个场子是董老板与香港的“彭光头”父子搞的。

“新东方”最早叫“望江楼”，因为地处江心岛而得名，而那时的“望江楼”其作用还仅仅是用作跨境旅游体验。

“望江楼”是从什么时候改成了“新东方”，我不得而知，我只是在后来的新闻中得知，彭光头父子把“新东方”从瑞丽搬到了缅甸克钦邦的“迈寨央”。2008年，彭光头父子的“新东方”上了新闻，我才知道，彭光头原来是姓谭。而后许多年，据说香港也出了一个“望北楼”，那里除了是赌场，更像是避风港，成了许多内地贪官的“和平店”……

湖南老乡口中的“彭光头”父子，是从澳门来的赌王。究竟是姓彭还是姓谭，也许在湖南人的口口相传中，谭就成了彭。

彭姓是错的，光头倒是真的，我就曾见过这个光头造型的老板。皮肤白皙，微胖，个头不高，那时他正在面试赌场保安。有个北方的爷们，可能自持有一身真本事，要求到场地宽敞一点的地方展露一下功夫。

只见食堂外的空地上，那个北方爷们时而腾空踢腿，时而翻身出拳，不时还伴随着节奏发出“呼，哈”的声音，那套拳还真真的是虎虎生威！而我们也仅仅看了一个热闹，那个光头点头一笑，就把他招呼到里头去了。

在赌场领盒饭混吃的日子里，每次我都是掐着点赶过去吃饭，吃完饭再回去，开饭时再过去。反正坐车不要钱，吃饭不要钱，对我来说填饱肚子最关键。父亲也仅仅是带我过去领盒饭，而那个脖子上系着红领巾，手拿着冲锋枪守住的门口，他始终没有带我进去过。而我知道那个门口里头，就是让人纸醉金迷的赌场。

时间久了，许多不切实际的“神秘面纱”也就一一被扯下了。那个“新东方”的谭家父子其实也不是什么澳门赌王，不过只是在澳门赌场失了利的落魄港商罢了。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了云南瑞丽，然后以几万块钱一天的价格，从董老板手中租下了江心岛那个“望江楼”的场子，并引进“百家乐”这种赌博游戏，而最终将“望江楼”改建成了“新东方”赌场。

1999年，五万块钱一天的租金，这绝对是足够有诱惑力的条件。不仅吸引了董老板，也吸引了缅北的那些唯利是图的民团。而那些持枪站岗的就是缅北地方民团武装安插过来收取保护费，维持秩序的。

董老板最初只是被这五万块钱一天的租金，而后，眼见这赌场日进斗金的暴利，则干脆亲自下场与谭家父子进行了合作经营。然而，这个日进斗金的买卖并没有为这个当地首富带来更多的财富，相反最后还折进去不少钱，而这又是另一个故事。